13 三國兩晉南北朝墓誌

一四四十二

香石头

序言

是,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———藝術誕生了。 人類的發展,有了精神創造。這精神創造、首先用來改造自然,同時用來改造自己。於

己』,即創造的理想境界—— 意境。 思维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,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;同時,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没有的『自 成功的發展。這就是書法。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,並創造自己的規範,把人類自己富有 於文字,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,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,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爲 動,線的藝術便誕生了。這線的藝術,便是人類爲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産品。線的藝術先 有人說,書法是線的藝術。那麼,當人在黃出第一條線時,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塔

使你頂禮膜拜,陶醉終生! 境,即它所包容的精神,意識、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,絢麗非凡,魅力無窮,一點一畫,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,有時候,一點一畫,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。而書法的意

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、最單純、也最高的人的真實。 藝,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麽多美好的追求。線的藝術—— 書法,在這一點上,是 解我們的民族,我們民族的精神、意識、情感與心靈,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 理解,但它不是不可理解。理解了我們的民族,便可能理解它﹔當然,理解了它,使可能理 遥遠的藝術創造史,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。它並非能爲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 愈有民族性,便愈有世界性。書法藝術的世界性,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

聖』、『書聖』,他們的隻字片紙,爲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,萬金不易,就因爲他們在表達 人的心靈與情感上,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。 因爲它是真實的,所以它美好而崇高。張芝、王羲之、懷素、顏真卿, iù ut ---

圈的人,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,便同時想到爲了『自己』的那種因素---- 書法藝 高、最美好的那個部分。因此、皈依藝術的熱潮輿起來了。億萬中國人,甚至於所有漢文化 那個部分----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----人之所以能打臨萬物、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景 術、遺傳工程……這眼花繚亂的一切,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,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 並熱烈地投入其中,去實現、創造更爲美好的『自己』。 人類發展到今天,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。工業化、原子能、電腦、太空按 |顧中華民族的歷史,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『書法熱』。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,便紛

·把它『書』在祭祀、占卜的瓠甲、牛骨上,『書』在一切器皿、工具上,『書』在山石

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,爲什麽還要延誤時機 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《中國書道全集》。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,亦是一種激勵。今天,當 的《三希堂法帖》,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。鄰邦日本,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,編輯出 風起雲從,上行下效,叢帖蔓生。清高宗弘曆運用强大的國力,編輯、刻搨了更爲浩大 作,複製二王書跡。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,即刻搨《淳化閣帖》。民間亦 少美妙絶倫的『心靈圖畫』應運而生,令我們爲『自己』而驚嘆不已。金石與紙俱會銷毀, 逃離人世的僧侶,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,以至終其一生,造成一 心的玄想的 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,流傳永遠。唐太宗的宮廷,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搨摹製工 。他們爲能創造『自己』而激動振奮、驚喜異常。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 漢代,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。第二個熱潮,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 東晋。從唐代以來,幾乎每一個時代,上自帝王將相,下至士民百姓,甚至企圖 個又一個新的熱潮;多少多

King in

的『一瞬』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書法全集 》。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、很不理想、很爲有限,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 不疲的工作,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。爲了歷史,也爲了明天。於是,便有了這部《中國 所以,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,聚集民間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,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 和完成。存在,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。目前,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, 瞬。但是,歷史的大創造,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。我們在一瞬中存在,又在一瞬中創造 王羲之云:『一死生爲虚誕,齊彭殤爲妄作。』任何倜體的生命,在天地運行中,只是

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。藝術作品,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。因此,我們選擇了這種方 中心而設計和完成。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,即爲熱愛書法、研習書法、創作書法的 是『名家卷』,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。緒論、評傳、考釋、年表等等,都圍繞這個 纂工作,即從這『一瞬』出發。翻開這部書的時候,你會發現,不管是『斷代卷』,還 卷,亦只是其中一瞬。而每一件入選作品,又只是書家的一瞬。然而,我們的全部研究、編 。我們的目的是有限的,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,留存於今者,亦浩如烟海。這部《全集》,雖浩浩百 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

希望您喜歡它,批評它。

劉正成

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齊